

光 芒涌 入。

LIGHT GUSHES IN

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获奖诗人特辑

北斗星奖

中国·牛汉

加拿大·洛夫

瑞典·特朗斯特罗姆

启明星奖

西川

王小妮

于坚

光 華 人

光華雜誌 創刊五十年紀念特刊
光華雜誌創刊五十年紀念特刊

光華雜誌
創刊五十年紀念特刊
光華雜誌
創刊五十年紀念特刊
光華雜誌
創刊五十年紀念特刊
光華雜誌
創刊五十年紀念特刊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光芒涌入：首届“新诗界国际诗歌奖”获奖诗人特辑/李岱松主编.

- 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04.6

ISBN 7-80187-289-4

I. 光… II. 李… III. 诗歌-作品集-世界-现代 IV. I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56930 号

光芒涌入——首届“新诗界国际诗歌奖”获奖诗人特辑

主编：李岱松

责任编辑：慧 钰

装帧设计：胡雪琴

封面图画：邱振中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：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：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：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：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：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rights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：+86 (10) 68996306

印刷：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
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：850×1168 1/24

字数：732 千字 印张：27

印数：1~6000 册

版次：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80187-289-4/I·122

定价：35.0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新世界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

The First New Poetry Circle Internaional Poetry Award

2004 · 中国北京

☆ 中国大陆设立的第一个具有国际性的诗歌奖项

☆ 22位海内外著名诗评家、翻译家和汉学家组成评委会

☆ 评选规则“独立、客观、公正、透明”

☆ “北斗星奖”：毕生致力于诗歌事业、成就卓著，且对汉语诗歌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、至今健在的世界当代杰出诗人

☆ “启明星奖”：富有创造、卓有建树，且开启中国现代诗新风和先河的大陆中青年诗人

《新诗界》编辑委员会

北斗星奖·牛汉



授奖辞

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，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，牛汉创作了大量足以传世的短诗、长诗和散文诗，对时代，对历史，对诗人和读者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他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共患难，像守护生命一样守护着诗人的本色和使命。他始终坚持通过痛彻入骨的生命体验的抒写，去触及时代的重要课题。他的身上始终流淌着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血脉。他从不依赖文化知识和理论导向写诗，始终表现出难以驯服的艺术个性。他以巨大的成就回报了诗歌和苦难对他的双重眷顾，并激励当代诗人不断创新。

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评选委员会

在诗中体现人文境界

——首届“新诗界国际诗歌奖”获奖辞

牛 汉

最近两年得了几个诗歌奖，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鼓励。这次把“北斗星奖”颁给我，内心极为欣慰，但也很惭愧，深感沉重，一生写的好诗极少。我深深感谢关怀我的诸位诗人、诗评家，同时，感谢“新诗界国际诗歌奖”的组织者。我认为《新诗界》是属于诗人自己办的刊物，既没有官方气，也没有小圈子意识，很有自己的追求，形成了多元并存的独特风格，特别是同仁们为整个诗歌的发展开拓拼命，在当今时代尤为可贵。

最近我把自己的东西温故了一下，我深深地叹了口气，不是消极，而是遗憾。我正拟写一篇文章，题目是：《年过八旬人诗仍未能进入不惑之域》，题目太大，感悟庞杂，极难梳理，一时难以概述我一生的困惑。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反省和回顾，我八十年来经过的苦难和误解，带血带泪的人生经历，是不会忘记的。我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，忧国忧民的情结至今仍然没有变化。是不是老朽了？是不是赶不上形势了？我不这么认为。

一生来朦朦胧胧地对理想的追求，对诗歌的追求，纯朴、执着、生机勃勃。但绝不是为了个人，也绝不是为了以什么服务的，纯粹是个性的发挥。

老一代的诗人需要对内心的痛苦进行沉思、探究。现在毕竟是到了21世纪，回过头来看，特别是五十多年来，我有自己的看法，以及对整个历史的反思。最近几年，我有一句座右铭：“有容乃大，得大自在”。近来又看到《汉书·杨雄传》中有一句“默默者存”。我理解这一个传统，民族的传统。近五十年来，有沈从文、丰子恺、晚年的孙犁，上海的施蛰存和湖南的彭燕郊，等等，他们是

“默默者存”，清苦、自在，他们有作品留下来了，我一时还达到这个境界。

我回过头来看，自己1945年前的诗比较单纯，到1948年变成现实的现代主义，表达当时青年人的状态，通过生命的切实感受，悟出一些诗。不是靠着文化、学术和理论。我也不是不思考人生，也力求通过切切实实的人生体验，写出一些粗糙的不完美的东西，有时是感情冲动，卞之琳、曾卓、蔡其矫曾开导过我。

干校五六年，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我才对自己彻底认识，彻底觉悟，要做真正的“牛鬼蛇神”。杜牧为李贺歌诗集写的序言中，赞美李贺诗歌的超凡脱俗、标新立异的境界为“牛鬼蛇神”。其实这是一种奇特的生命形态，一种独创的诗歌精神。1975年，我从湖北干校回到北京，开始与艾青、北岛、蔡其矫切磋。我到现在还是自己写，不愿意被纳入哪个规范。这二十多年来写的诗、散文，比起以前的有一些变化，有一些拓展，比如《梦游》（第一稿、第三稿）、《空旷在远方》、《三危山下一片梦境》等等，写了一些自己的东西。

人家说命不好，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我认为我的命并不苦，内涵丰富而真实。有人关心我说，不要太执着于苦难，为什么不写些苦难以外的东西呢？但我晚年人生感受的境界，还是不能离开这苦难的历史。淡忘苦难，就是忘记历史。尽管进入暮年，我仍在苦苦跋涉，为了诗歌而跋涉，希望写得更好一些。我认为自己以前的诗是习作，一辈子六十多年的创作，自己的风格不但跟个人的命运，而且和国家 and 人类的发展相关联。我尽量在诗中体现人文境界，所以不断跋涉，继续写诗。能写出较好的诗，我就高兴了。

最近我也想到对中国古典文化整体意义上的继承、发展问题。我的现代诗中，讲究中国传统诗歌中的节奏、韵律，体现民族文化的精神。当然我也学习外国的诗歌，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诗歌传统，不能一味亦步亦趋地模仿外国诗歌，决不在外国诗歌圈子里求生存，也不为传统诗歌所困囿和束缚。

我还是要写现代诗，当下的，民族的，个人的，实实在在的，血肉的。终究我们已是21世纪，需要现代诗人去开辟、突破，不停止思考，不断地创新。

北斗星奖·洛夫



授奖辞

在地理之“隔”、空间之“孤”、时间之“伤”中，洛夫毕生致力于诗意的发现和回归，用创造性的形象、意象、感觉和语言，重塑生命的意义。他的现代汉诗创构，既保持了前卫的姿态，又对接并融合了伟大的中国诗歌传统；诗质重思维，诗形谋变奏，以形似与神似、视象与心象、感性与灵思之间的张力，凸现了知性与抒情相融的追求向度。他对现代汉诗本土性与现代性融合的成功探索，体现了凤凰涅槃后自在的飞翔。

将要来临的美好时代

——首届“新诗界国际诗歌奖”获奖辞

洛 夫

欣闻获得第一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，深感荣幸，但也自觉到一股来自内心的压力。庄子说：“名者公器也，不可多得”。获此大奖，当然还有利，而名和利都是带刺的东西，对诗人尤为不宜。此外，还有一种更大的，无可奈何，一时难以消解的压力。那就是获奖者如何面对一个倍受冷落的、被市场经济物欲主义，以及矫饰而浮夸的流行大众文化逼至边缘地带的诗坛。

这诚然是一种悲哀，诗坛的确有它悲哀的理由；但我愿大声的说：一个真正的诗人是没有悲哀的理由的，因为从来就没有人怀疑诗的价值。所以每当自己意识到是一个诗人时，现实世界加诸于我的压力也就相对地减轻，不但不觉得心虚，甚至还会生发出一种可以期待的乐观。我愿在此提供两点看法。

其一，先说我个人的体验，我写诗五十多年，是一个无怨无悔，全心投入的诗歌探索者与追求者。经常有人问我：是一种什么力量使你如此坚持不懈？我的回答是年轻时写诗只是为了兴趣，为赋新诗强说愁，也是为了发泄情感，没有什么更高的追求。后来日渐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启导，才开始认识到诗歌本质上那种超越世俗价值的价值，而把写诗当作事业来经营。其实写诗是一种没有现实目的，也没有什么利益回报的，一种非常之个人，也十分孤寂的工作，但能坚持一辈子，必然是受到某种信念的支持。以我来说这就是：我从来不以市场价格的观念来衡量诗歌，我自始至终是以价值取向来规划我的创作生涯。换句话说，我认为写诗不只是一种写作行为，更是一种价值的创造，包括人生境界的创造（如李白、王维的诗），生命内涵的创造（如杜甫、莎士比亚的诗），意象语言的创造（如李商隐、马拉美的诗）。这个理念正是我追求诗歌艺术数十年如一日的信念。

其二，就整个文化的发展来看，我对诗歌未来的前景还是看好的。我的乐观是基于一个人的信念，我认为诗歌和宗教一样。在两种极端的情况下可能达致高度的发展，一种是贫穷落后，一种是富足繁荣。比如在中国的六、七十年代，诗歌相当兴盛，除了政治因素，还有心灵饥渴因素，在台湾也是如此，因为那个年代大家都很穷，物质的匮乏只好在精神上求得补偿，而今天国内的经济正在起飞，生活条件正在向小康转进，先求得物质的满足再说，诗歌这种不急之需不妨暂时搁在一旁。不过我相信，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文化的繁荣兴旺，当经济与社会发展到某种高度，物质大致获得满足之后，人们又会回过头来追求精神的调剂，于是诗歌和其它的精致文化，如音乐、绘画等都会成为丰富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涵，我国的盛唐时代和二十世纪的欧美社会就是最好的证明，生活富足了，文化提升了，多元的生活为诗歌提供多元而丰富的题材与内容。诗人受到尊重，诗歌的创作也就攀上了新的高峰。

如果我这种乐观可以期待的话，那么诗人们就应有所准备了，准备写出最好的作品来迎接，来烘托那个将要来临的美好时代。

这是我首次获得国内的文学奖，人到晚年，本来应该荣辱不惊，但这次我仍不免感到莫大的喜悦与幸运，在台湾我曾得过不少诗歌大奖，有官方的，也有民间的。象征地说，那些奖只代表几千万人，而新诗界国际诗歌奖，虽属民间，却暗示了一个不平凡的意义，即这个奖的背后不但有十几亿人民，还有一个庞大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在支撑着。

此外，我之所以特别珍视这个奖，是因为他曾通过一项公正、客观、而严格的评审过程。我知道，这次应聘的评委都是国内第一流的声誉卓著的学者与评论家。对我来说，获得他们的肯定比获得任何一个国际大奖更具意义。尤其使我感动的是，评委先生们竟然都能接受甚至欣赏我那冷隽的意象，沉郁的风格，那种孤绝之美。我的诗中没有任何“励志”的语境，也没有跟着所谓主旋律放歌的积极性。我的作品反射的大多是生命的苦涩，人类心灵深处的悲情，以及使这些负面的东西升华为一种形而上思维，或一种觉性圆融，直观的禅境。做为一个现代诗人，自始我即游走于小众读者之间。各位评委先生能容忍我的独特风格，犹如容忍一位个性狷介近乎狂悖的朋友一般。我感激他们，敬重他们，视他们为崎岖颠簸的创作路途上的知音。

北斗星奖·特朗斯特罗姆



授奖辞

我们把这个奖授予瑞典诗人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，以表彰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世界诗歌的杰出贡献。他精湛的诗艺和他强有力的精神生活互为砥砺，使他的诗中充满了对事物和生命秘密的敏锐感知和独特发现。他的诗是以少胜多的典范。他通过超现实的突兀意象和素描般传神的描写，呈现出非凡的语言造型能力，抵达了言简意深的至高境界，并在这一点上与伟大的中国诗歌传统息息相通。这个奖同时也是对李笠先生的表彰。他出色的翻译，在中国读者和特朗斯特罗姆之间架起了一座诗的桥梁。

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评选委员会

诗是一种积极的禅坐

——首届“新诗界国际诗歌奖”受奖辞

特朗斯特罗姆

亲爱的朋友！

我感到十分荣幸被授予“新诗界国际诗歌奖·北斗星奖”。我由衷感谢此奖的评委。和大诗人牛汉，洛夫分享这一殊荣，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欢乐。

我到过中国两次。两次访问给我带来了灵感，让我交识了许多新朋友。

我不能亲自来北京，但我感谢我年轻的同事和翻译家李笠愿意代我领奖。

三十年前，我对自己的诗歌艺术作过简要的论述，对于我，这些观点今天仍是有效的：我的诗是会聚点。它们让被约定俗成的语言和观点隔离的现实各部分发生联系，让景象中大大小小的细节彼此撞击，让不同的文化和人物，自然与工业交错一起等等。换句话说，让貌似矛盾冲突的东西揭示内在的关系。

约定俗成的语言和观点在对付世界，达到有限具体的目标时无疑是不可缺少的。但在生活更重要的瞬息，我们发现它们往往是贫缺不足的。一旦它们完全主宰我们，我们就会陷入隔绝，毁败的境地。诗歌，我认为，正是对这一趋势的抵抗。诗是一种积极的禅坐，它不是催眠，它是唤醒。

谢谢！

（李笠译）

启明星奖·西川



授奖辞

敏锐的问题意识，深厚的人文底蕴，使西川的诗不断逾越自身，成为当代诗歌最重要的整合点和出发地之一。他的诗沉稳、大气、均衡、精确，充满睿智的洞察但也不回避种种困扰，注重精良的抒情品格，却又向异质事物充分敞开。他以孜孜不倦的热情贯通经典和当下，以灵活多变的语言策略致力于综合的创造。通过引入文明的悖论模式，他大大扩展了诗歌经验的内涵，在不断增加其负荷的同时也不断锻炼其表现的强度。他使我们意识到，一种在质地上足以与生活 and 历史相对称、相较量的诗不仅必要，而且必须。

在漫长又广大的创造序列里

——首届“新诗界国际诗歌奖”受奖辞

西 川

非常抱歉，实在不知道说些什么。当然首先应该感谢李岱松先生和他的《新诗界》，他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设立和颁发这个奖项。这种行为在小说界、电影界、音乐界、美术界绝难发生。这是诗歌界的“不正常”，当然这也是诗歌令人感动的地方之一。感谢各位评委对我的好意，如果我从前不曾为你们而写作，那么今后我要为你们而写作了(但愿这句话不会被缺乏幽默感的诗歌蠢才们拿到网上去批判)。获奖当然应该是件令人快乐的事，特别是获得了这么个由中国人颁发的“国际奖”；这就像在我的中文书的标题底下加了个英文标题(我一向担心错误的英文，尽管现在我已把它当成谋求国际化的中国的一道风景)。但我实在不知道说些什么。我既不想利用这个机会阐述一下这个奖的意义(它或许的确意义重大)，也不想向大家宣传一下我的某个诗歌观点(我打算认真地写出一系列文章)，也不想向大家讲什么我个人的成长故事(在这种场合讲些个人私事就是对大家的冒犯)。

但总得说点什么。那么好吧，就从我最近收到的一套书说起。这套书是刚刚出版的由安琪、远村和黄礼孩编的《中间代诗全集》，几天前由叶匡正快递给我。这部精装书分上下两卷，两卷的诗歌部分共2304页。这部书显然是以万夏、潇潇编的《后朦胧诗全集》为蓝本。《后朦胧诗全集》也是两卷，诗歌部分共1969页。我估计如果编一部《朦胧诗全集》也会有1000多页，再加上一部《70后诗全集》，估计还会有2000页。这样，近30年来可以被收入选本的所谓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的诗歌，我们就已经生产了约8000页；这还不算海子的1000页、骆一禾的1000页、昌耀的1000页，以及多少本我们尚未编成的“1000页”。这是多少木材的消耗，多少心血的成就。而在这数万页乃至数十万页的诗歌里，我们几个的诗歌被各位评委看中，真是莫大的荣幸。

但是换一个角度看，这由数万页乃至数十万页诗歌支撑起来的所谓诗坛(同时又是一个小小的诗坛)，难道不是一个疯狂的场域吗？我们每个人难道不是要没完没了地和疯子们打交道吗？这种交道打得时间长了，连我们自己也很难判断我们是不是疯子。置身于这并

不广为人们所知的诗歌的汪洋大海中，我们难免无限感慨。我们表面上干得轰轰烈烈，有滋有味，可我们究竟写出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？而且即使我们写出了一点有价值的东西，在漫长又广大的创造序列里，它们又有多大意义？2002年秋天，我曾旅及纽约。在曼哈顿的百老汇大街上有一家巨大的旧书店，名叫Strand。据说那里面的旧书排起来有8英里(近13公里)长。站在那家书店里我陡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沮丧，继而变成一种无边的虚无：难道我的天命就是写出一本诗集，然后插进那书的长城？那书的长城里真不缺我一本，除非我能写出具有原创价值的书，并且得到慧眼的赏识。而具有原创价值的书，据我20多年来的阅读和写作经验，写起来难于上青天。写那样一本书近似于赌博，而能否写成那样一本书并不完全由我们自己说了算。于是写作的意义对我而言发生了改变。诗歌写作的诗歌界背景变得不再重要。一个人必须诚实地面对他自身，并且应该越过所谓的诗坛，诚实地面对众多的他自身。对写作而言，根本不存在“成功”这件事。

自1996年以来，如你们所知，我接二连三地遭到来自不同大圈子、小圈子的质疑、排挤、攻击乃至谩骂，这种情况到今天已经持续了8年。我必须老实说，尽管被人攻击和谩骂说明你受到关注，而且只有强有力的诗人才会推出自己的对立面，但被攻击的滋味并不好受。现在我对此居然能够坦然面对，要归功于我的虚无感。我的虚无感使我接受了作为一个诗人，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命运。我命该呆在这里，命该呆在这样一个诗坛，尽管我不在乎这个诗坛上低层次的风起云涌；我命该体会所有土生土长的荒诞、滑稽、愚昧和无聊；我命该使用现代汉语写诗或不写诗，写分行的诗或不分行的诗。我期待着已经发生的事情还会不断发生，就像我期待着当代诗歌从数十万页变成数百万页。我感到骄傲的是我从不曾攻击过任何人，顶多只是动用过调侃的把戏。我知道，就诗歌写作界内部而言，没有什么值得我真正动怒的事，况且，通过写作，我并非没有交到几位真正的朋友。

如果说写作对于写作者还有什么外在的好处的话，那就是，被写作训练出来的头脑，总会有机会结识另一个或几个同样被写作训练出来的头脑。从前大概马尔克斯表达过这样的观点，但是他的原话我记不清了。他的这个意思以前我也向别人兜售过，赢得过听者的点头称是。现在我要再一次把它兜售给大家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在朋友们当中我感到幸福，谢谢大家。

启明星奖·王小妮



授奖辞

简洁、明澈、沉实而轻盈，于静默中直击或折射稍纵即逝的诗意瞬间。王小妮的诗在整体上令我们想到水晶的纯粹本真。她朴素的诗歌理想在于个体生命和语言的相互生成。她的诗自成一个世界，其中布满日常生活的痕迹和气息，却又显示为一种话语的险境。在她的诗中，坚定的个性和精微的风格变化并行不悖。她的诗歌写作是对生活和语言的持续擦亮，同时也不断擦亮我们的眼睛以至灵魂。她是一种激励，激励我们重新做一个读者；又是一个启示，启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诗意栖居的可能。

现在，就是最好

——首届“新诗界国际诗歌奖”获奖辞

王小妮

1 从1980年算起，25年来，我们这些写诗的人，已经说得足够多了。

从一开始的不允许说，到可以说，到随意说。

2 说话的过程，和写诗的过程，同样漫长而坎坷。

现在，我站在这儿，已经没有话说。

我看到，纯粹时间的力量。消损的力量和再聚集的力量。

3 1980年出生的人，按中国古历的算法，今年是25岁。

今天，不同年龄的人面对同一个问题：不是把话说得好，而是把诗写得好。

4 我说过，中国人和诗的关系不一般。

开始只是随口说这话。后来再想，有点宿命的感觉。

5 我们不断地把诗写出来的动力，完全来自于我们每个看起来这么渺小的个人。

古时候是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。

几千年来，我们周围山川地貌全都变了。一个人，他要写诗，不为了什么，就是想写。这一点，却丝毫没变。

对于写诗的人，任何时候都可以说：现在，就是最好。